

特务头子“笑面虎”毛人凤的官场发迹史

隐忍狠辣的处世哲学，步步升迁的职场谋略

军统二世

毛人凤

全传

陈凌飞◎著

他出身贫寒，却隐忍低调，勤勉谨慎，成为**军统的内当家**。

他非黄埔“天子门生”，

却鞍前马后，不离不弃，成为**蒋介石的心腹**。

戴笠死后，他左右出击，挤走军统元老唐纵、郑介民，

成为改组后的**保密局局长**。

秘诀只有三个字

——**忍等狠**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统二世毛人凤全传 / 陈凌飞编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506-0492-6

I. ①军… II. ①陈… III. ①毛人凤 (1898~1957) —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0045号

书 名 军统二世毛人凤全传

著 者	陈凌飞
策 划	李 涛
责任编辑	孔祥英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市北关闸印刷厂 北京市通州区北关闸管理所院内
开 本	700mm×1000mm 16开
印 张	1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492-6
定 价	28.00元

(凡印装错误, 可向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联系电话: 010-58572106)

/ 前言 /

谍战剧是当下影视荧屏上最为风靡的题材，从几年前的《暗算》到热得发烫的《潜伏》，再到2010年4月底上映的被渲染了无数次的《东风雨》，这股势头丝毫不减。

谍战剧的火热，一方面在于紧张压抑的气氛和跌宕起伏的剧情吸引了观众，另一方面也与长期以来潜伏事迹秘而不宣、卧底人物隐而不彰有关，一场场勾心斗角，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都是暗暗的残酷较量。

当我们被这些历史所吸引，重新开始追述那段故事时，有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毛人凤。但凡留意于民国史，都会发现毛人凤是个彰而不显的人物，一生充满了神秘色彩。名头很响却藏头露尾、影影绰绰，很少有人能把他的行踪细说清楚。

他是军统二世，虽屈居戴笠之后，却藏而不露，外表谦恭有礼，对人和善，实际上却比戴笠更有心计，更歹毒。戴笠死了之后，他又以退为进，用尽心思，排除异己，全揽保密局大权几十年，成为杀人如麻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头目。在这些年里，他近乎疯狂地举起了屠刀，残杀生灵。他杀害了杨虎城，又密谋暗杀周总理、宋庆龄、陈毅等领导人。尽管这样，毛人凤的残酷一面还是被深深地掩盖起来，让人无从捉摸，进而也无法损毁他的“笑面”形象。

沈醉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毛人凤因为老替受戴笠处分的特务们说情，经常遭到戴笠的斥责，当面批评他是‘菩萨心肠’，不能成大器。他那种假仁假义，连戴笠也被他欺骗了，等到他掌握了军统大权以后，才全部暴露出来”。

在《建国大业》中出演毛人凤的姜文坐在“蒋介石”张国立的书桌前，也

活灵活现地再现了毛人凤满口杀人的狠劲——“在特定的时候，我看，对个别人等，是不是可以清理一下？”话音未落，端坐在椅子上的“毛人凤”一个躬身，俯身向前，低头等待蒋发话。只见对面的张国立缓缓点头，语调低沉地答道：“清理得不干净，国际舆论对我们很不利。毛泽东的行踪知道了吗？”“保定，城南庄！”他干净利落的五个字，让所有人为之一震，霸气狡诈又凶狠的气质立刻入木三分。

在这里，我们无法开列毛人凤这个恶魔杀手的罪恶清单，因为流出的血是不能偿还的。毛人凤一生的故事很多，也很曲折有趣，耐人寻味，这本传记就是要把这些故事生动地展现给读者的同时，也去理解、解读一个坏人，全面地剖析他性格的形成、成长的经历。另外，从那一个个故事，一场场大暗杀，一声声爆炸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历史的脉络，重温历史，把握当下。

/ c o n t e n t s 目 录 */*

前 言

第一章 革命朝气在黄埔 …… 001

第二章 预见西安事变 …… 018

第三章 抗日建功 …… 032

第四章 “老二”的能力 …… 048

第五章 军统二世 …… 070

第六章 开创自己的天下 …… 101

第七章 与沈醉的恩恩怨怨 …… 112

第八章 杀、杀、杀 …… 130

第九章 炸、炸、炸 …… 155

第十章 台湾风云变幻 …… 179

第十一章 飞蛾大扑火 …… 192

第十二章 与“太子”斗法 …… 219

第一章 革命朝气在黄埔



提起毛人凤就不能不说戴笠，毛人凤与戴笠可谓是一身二影，戴笠是他的同窗、靠山、姻亲，是他理想的寄托，崇拜的对象，是比亲兄弟更亲的感情。他一句“革命朝气在黄埔”指点戴笠进入黄埔，也正是戴笠从黄埔的发迹而成立了特务组织“复兴社”，毛人凤才会千里投戴笠，书写军统后来血淋淋的历史。

1. 令戴笠惶恐的出身

清光绪二十四年，即公历1898年12月的一个夜晚，阴冷洁白的月光下，浙江江山吴村乡水晶山底毛家的农家院内，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江山（现江山市）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是浙江省的西南门户和钱江源



军统二世

毛人凤全传



头之一。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著名的猕猴桃、白菇蜂蜜之乡。江山县人杰地灵，文化厚重。黄巢在这里起义，历史上出过九个尚书、二百四十多名进士。

这个已经四个儿子的父亲看着窗外漆黑的天，按照毛氏族谱，给自己孩子起了个保守而谦恭的名字——善馥。毛善馥以上有大哥善安、二哥善庆、三哥善国、四哥善富，以后又有了六弟善高。

毛善馥，就这么出生了。这个普通的白胖婴孩儿后来预见了西安事变，杀害了杨虎城将军，残害了无数革命人士，试图暗杀周总理长达十几年，终成为国民党军统继戴笠后最大的特务头子，而且，他比戴笠更凶狠、更歹毒，也更爱杀人。

毛善馥字齐五，曾化名以炎，他还有一个我们都熟知的名字——毛人凤。

多年以后，毛人凤跟他的上司戴笠说起自己出生的事情来，总是让笃信迷信的戴笠诚惶诚恐。毛人凤说，他出生的那个月圆之夜，月光突然变得惨白无比，以致天上所有的星星全都仓皇地躲了起来。他刚一出生，他的父亲就听得外面有人喊“无量寿佛”。父亲急忙跑出来，那位道士说了下面这段话：“云盖其上，晦月无光；紫气升天，贵子落地。恭喜！恭喜也！”

毛人凤每次讲到这里时都会停下片刻，等着倾听者发问。戴笠果然就问：“后来呢？”

“后来，”毛人凤神秘地讲道，“月光突然就黯下来。据我父亲说，那个道士跟《红楼梦》中的那个瘸子道人一样，一足高来一足低，浑身带水不拖泥。他看着我父亲说：‘贫道路经此地，忽听婴儿初啼，自然要贺喜，不过……’”毛人凤此时住了嘴。倾听者急着追问。

毛人凤满足倾听者的要求，把道士前段话说了出来：“观此时天象，东方文笔既显，西方催官亦猛，后有玄武高耸，前有朱雀平坦，四面巩固，八将归堂。”

这样的话似乎在很多伟大人物出生时都被预言过，但毛人凤并没有说出道士后面的话来：“不过——哎呀！头顶那团乱云，恰在犯煞的位子！小施主生不逢时，乱世苦情；面带凶相，祸患无穷！”

但毛善馥的童年比哥哥们更幸运。农家孩子早当家，毛善馥呱呱坠地不久，他的四个哥哥大多从张嘴吃饭的娃娃，长成了能帮父亲料理农活的劳力，家里佃耕的土地面积也就不断地扩大。

到老六毛善高出生时，粮囤里有了十几担积谷，家里温饱问题解决了。毛人凤的父母开始考虑耀祖光宗的责任，江山毛氏宗族也曾是书香门第，于是决计把6岁的小善馥送进学堂。

为了能让小善馥上学，父亲没少在几个儿子面前做思想工作。“老五身胚小，人又瘦，看样子不是干力气活的命。”当父亲的先向老大、老二作解释，他明白这两个儿子的心思，一心指望着卖掉积谷好娶媳妇儿。可谁叫江山毛氏宗族对读书进取的渴望压倒了延续香火的急切呢？

“你们的事，等两年再说吧。”老大、老二蔫了。接着，父亲又把老三、老四叫来，半哄半压地说：“阿爸请算命先生看过了，你们兄弟六个，老五的八字最好，所以阿爸先供他读书。等他发迹后，再叫他帮衬你们。”老三、老四年龄尚小，父亲发活不敢犟嘴，心里却把老五的福分羡慕到了极处。

就这样，毛善馥小朋友换上母亲给他缝好的小蓝衫，挎上书篮，颠颠地去拜先生了。一路上父亲的言语不多，说来说去就是穷人家读书不易，不好好用功对不起祖宗之类的话。小善馥一下子理解不了太多，却知道哥哥弟弟让了自己，难得的事一定要倍加珍惜才是。

善馥同学的启蒙学堂是吴村乡的一家乡塾，十来个年龄不等的学生挤在里面，他们大半姓毛。先生也姓毛，按辈分算，应是毛善馥的叔祖父。因此，小善馥的进学礼节要复杂一些，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行一跪三叩首礼，接下来向叔祖父行族礼、拜师礼，最后还要去先生房里向师娘行侄孙谒叔祖母礼。难为他一个六岁的村童，貌似木讷，却很用心，早把这等礼节熟记于胸，临场使来，毫无差池，喜得先生连连称善，逢人就夸善馥同学是个“知书达礼的种子”。

班里的捣蛋鬼们当面装着恭敬，背过脸去却挤眉弄眼地嘲讽善馥，并送他一个绰号叫“磕头虫”。毛善馥听到“磕头虫”的绰号，知道同学们骂他是马屁精，心里也难过，但囿于家境的贫困，父母厚重的寄托，以及天生孱弱的躯体，他默默地在心里想——“忍”。因为他没有明争的资本，也没有抵御侵害的能力，唯一的法宝就是默默地忍耐、等待，以求在韧性与退守的维护下，把伤害减到最小，尽可能多地获取。

如果查阅所有的书刊典籍，在所有描写毛人凤的记录中，如果有一个用来描写他性格的词语，使用频率极高的，那就是“隐忍”。这个性格或许就是从幼时上学就培养起来了，后面，我们还要具体讲述这个杀人魔头的处世哲





军统二世

毛人凤全传



学，这里先让我们看看这个小孩儿是如何从小就故意地使用“隐忍”。

那时候，一般乡塾的启蒙课本大多是《三字经》之类，先生用以教授的方法也大同小异，死记硬背是起码的。每天开课，学生们捧着线装的小册子，每半页六行，每行六字，先生领读一句，学生跟着读一句，字音差不多念准了，就摇头晃脑地往下背诵。

跟毛善馥差不多同年出生、同时入学的周启祥，脑瓜子好使，一天两个半页，能记十二行，没花多少时间就把《三字经》背得烂熟。毛善馥相对钝拙一些，一天只能记三行，同样博得了先生的喜欢。原因是功夫在书外，他比周启祥更懂得如何遂先生的心意，尤其是取悦于先生也惧怕三分的师母。

平时，先生常被乡里举办婚丧事务的人家请去帮忙，写应酬文字。临出门时，他照例把作业布置下来，指定该念的诗文，随后再暗中托付师母代为监督。师母要管孩子，又要操持家务，所谓监督，大不了就是走到教室外朝里探探头，看看哪个怠惰，哪个勤勉。每次观察，总发现十几个小“猢猻”中，唯独毛善馥屁股坐得最牢，埋头在那里用功。他偶尔抬头发现师母站在窗外或门口，必定要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行礼，还问“阿娘”有啥事要吩咐的，有啥要帮忙的，话音不响，听得师母心里甜滋滋的。

先生一回家，问起学生的情况，师母少不了要对善馥多夸几句，虽说考试课文时，善馥不如周启祥等背得快，但记住的，决无差错。先生本来就赞赏恭敬敦厚、沉稳勤勉的品性，再加上师母美誉的余音犹响，反过来说这才是“大器晚成”，恼得满心想露一手的周启祥感叹不迭。

再往后，碰到先生和师母一块儿出门，就指定毛善馥做“学监”。这时，周启祥和其他一些同学，正愁平时憋着的一肚子不服没地方发泄，有此良机，便一个个跑过来挑衅撩拨，甚至仗着人多势众欺侮善馥。面对种种羞辱，小善馥口里不说，心里明白，这叫得之东隅，失之桑榆，自己受先生恩宠，无形中又成了大家对先生不满的靶子。然而，好一个善馥，别看他年纪小，琢磨事已懂得了审时度势。他自知家境贫寒，天分不足，无力与人较劲，便狠捏了一个“忍”字诀，以求退守保周全，硬把眼眶里转悠的泪水压了回去。

等先生和师母回来，问起情况，小善馥谁的恶状也不告，倒是乡塾的邻居们看不下去，说了公道话，气得先生抓起板子要打捣蛋鬼们的手心。这时，小善馥又出头替大家遮盖，说了许多自己的不是。先生是闯过世界的人，以为孩子的用心“仁厚”，一感动就放过了那几个捣蛋鬼。这样一来，捣蛋鬼们和小

善馥相继成了好朋友，“磕头虫”的绰号慢慢地也听不到有人叫了。倒是大人们啧啧不已，当着先生的面说善馥人小鬼大，表面上看有点儿木讷，其实“世故”得紧。先生爱其所爱，自然忙着袒护，笑眯眯他说：“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论读书，善馥比起启祥他们欠点颖悟，但论处世做事，我看他出息大着哩！”

转眼间到了1905年，也就是光绪三十一年，正当毛善馥把“不读万卷书，安得见君王”、“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旧训嚼得滋滋入味时，县衙门里突然来人宣读圣旨，说是：“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原本满心希望在科举上搏个出身的毛家父母，一下子傻了眼，失望之际，硬把毛善馥从学堂里带回家来。道理很简单：读书没了进取，再花那银子干啥？这时，老大、老二已成家分开单过，家里短了劳力，活脱脱的一个儿子，总不能晾在书篮里干晒吧。父亲的主意定了，善馥不敢执拗，离学堂时，倒是先生不忍舍弃，千叮咛，万嘱托，要小善馥好自为之，千万别把学业荒废了。

其实，没有先生的关照，毛善馥也会好自为之，几年的乡塾没有白读，学了诗文长了心，十岁的村童，眼界瞄上了高台阶。眼下，无奈归农，造化随缘，到时候少了本事怨谁？为此，小善馥狠下了决心，白天农活再累，晚上仍是自学不辍，没有先生点拨，就把习过的《大学》、《中庸》反复嚼上几遍，读得烂熟于胸。与此同时，坚持习字，几年用功下来，一笔正楷写得端庄工整，任谁见了都赞不绝口。

旧时里衡量读书人，一手字是门面，字写得好，不露诗文就讨了口彩。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毛善馥的美誉为他引出了一门“倒贴”的亲事。姑娘出自江山礼贤乡的一户小康人家，叫姜春梅，论品貌都不错，只是比善馥早生了两年。姜姑娘的父亲轻财重才，不知怎的，一眼认定这孩子必成大器，便托人传话，说是只要定下这门亲事，姜家愿意每年贴一担米供未来的女婿继续读书。

这种人财两得的好事毛家打着灯笼也难找，怎会拒绝呢？于是，一应程序快马加鞭，不过月余，年方十三岁的毛善馥由父母做主和春梅姑娘订了亲事。



2. 和戴笠同窗的日子

有了这个“慧眼独具”的老丈人，宣统三年（1911年）初秋，在媳妇儿家的资助下，十四岁的毛善馥考进了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堂。

这所学校是按照张之洞等大臣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设立的，规定只收五年制的初等小学堂毕业生，相比当年的乡塾，自然是桌子量凳子，又高了一截。这个文溪小学后来说起来也很有名，在民国时期很是风光了一段时间，因为它自认为为国家培养出了两个杰出人物，一个是戴笠，另一个就是毛人凤。

别管怎么着，毛善馥同学算是又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也又一次尝到了“隐忍”给他带来的好处。现在的他，无依无靠，就更把沉稳自抑、不露锋芒的退守功夫把持得紧了。几年下来，文溪高小从上到下，没有不说善馥敦厚有礼、是个好学生的。

然而，自抑屈从于外力重压，期待得愈多，限制也愈多，自由禀性期以迸发的渴望也愈热烈，就像地表上的岩石一样，硬冷厚重的内在却是奔腾的岩浆。善馥这时的心灵正经受着两重世界的煎熬。白天，他恭敬处事，不为忤逆，仿佛匍匐在别人的世界里；夜里遐思无限，心志张扬，如同驰骋在自主的世界里。忽而高仰，忽而低俯，现实梦境，亦真亦幻，从中心理固然得到了调适，心机却变得超乎寻常的深邃与不可捉摸。当时，文溪高小曾发生过一桩震惊学堂内外的事。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大体了解毛善馥这个时期的性格。

当时，和毛善馥一起考进文溪高小的，还有姜春梅娘家的内亲王蒲臣，他比善馥小五岁，称善馥为“五哥”。他的父亲是个中医郎中，在城关镇开诊所，相比其他的一些同学，王蒲臣的手头要宽裕一些，为此就成了一些高年级学生时常勒索的对象，特别是那几个不成器的乡绅子弟，入学就是仗着走门路成就的，平时不好好念书，常常溜出学堂，在外干一些吃喝嫖赌的肮脏勾当，钱不够花了，便敲同学的竹杠。

王蒲臣年幼力单，在他们眼里就像可以随意拿捏的羔羊。面对如此蛮横的强抢豪夺，做为“五哥”的善馥不能不拿出点当哥的模样来。但“忍辱”惯了他，出头不是强项，只会打躬作揖讲好话，这几个小恶棍哪里会吃这一套？听得不耐烦了，索性连带着把毛善馥也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小恶棍逞过威风，扬长而去，毛善馥一声不吭，领着哭哭啼啼的王蒲臣回到了寝室，好言抚慰，哄得小弟睡着了以后，方开始倾倒心中的怨毒。



军
统
二
世

毛
人
凤
全
传





他独自盘算了好一阵，想起个人来，那就是早自己一年进文溪高小念书的周念行，于是拔足狂奔，半夜里敲开了周念行住宿的学生寝室的大门。周念行披上衣服走到门外，两人低头嘀咕了半天。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学堂里早起打扫院子的役夫在东墙根发现了这几个小恶棍：一个个被布条蒙着眼睛，堵住口，手足并捆，像赤豆粽子一般堆在泥地上。衣服解开一看，浑身上下都是伤痕，抬到家里，足足躺了四五天才能下地。学堂监督找他们一问，说是夜里睡不着觉，便去东墙根处练体操，没想到这里伏了伙强人，不等他们叫出声，便扑将过来，整治成个粽子模样。

学监听着没头没绪的讲述，明白是这几个小混混在外惹祸遭了报应，但碍于受过他们老子好处的分，自然要装模作样地来一番“缉凶”。结果闹腾了半个多月，也没人提供线索，便打算偃旗息鼓。那几个挨揍的家伙怎肯甘休，搜索枯肠，忽然想到了出事前曾与毛善馥、王蒲臣有过过节，便跑到学监那里揭发。学监一边听，一边摇头，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是全学堂年龄最小的娃儿，一个是全学堂闻名的敦厚“君子”。于是，学监履行公事般地把毛善馥、王蒲臣叫来，轻描淡写地查问了一下。年小的战战兢兢，敦厚的一脸中肯，结果自然是毫无所获。最后，学监自认晦气，一面托人说情，一面备了厚礼，亲自去那几个小子家里赔不是，这才把事情平息了下去。

谁知，学监还真看走了眼，策划这事件的主谋，恰恰是貌相谦恭的毛善馥，原来，那晚他和周念行嘀咕了半天，目的就是求助。周一听，便说我有个要好的同学叫戴春风，仙霞乡人，最爱打抱不平，何不请他帮忙。于是，周念行从中联络，约好了两人见面的时间。一照脸，互通年庚家谱，真是世界太小，又拱到了一个窠里。原来，毛善馥和戴春风不但是同年同乡，而且还有着另一层特殊关系，即戴春风在乡塾的启蒙先生毛逢工，也是毛善馥的本家伯父！

接下来，戴春风满口应允帮忙。他不像毛善馥惯处弱势，从小就是个作威作福的孩子王，张口便呼来了一群不安分的朋友。毛善馥赶忙制止，认为那几个家伙的老子都是本地的势力人物，明刀明枪地干，到头来大家一起倒霉。不如风高月黑，不露声色地搞一下，让他们瞎猫逮不住活耗子，明吃亏一趟。于是，几人赶紧策划如何觅踪，如何埋伏，如何动手，布置得环环相扣，果然一举成功。

事后，戴春风对毛善馥深藏不露、长于心机的隐忍功夫十分赞赏，毛善馥



军统二世

毛人凤全传



则对戴春风敢作敢为的胆魄与强悍粗豪的性格钦佩不已，总觉得和他在一起，自抑的积郁得以一吐为快，弯曲的脊柱终可挺直，干什么事都会充满信心。或许就是这种互补的心灵磁力，使得许多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变为现实，戴春风很快也成了最能吸引毛善馥的人。这在以后的岁月里，表现得更加充分。

戴春风，就是军统头子戴笠在文溪高小时的学名。

1912年元旦，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番号令，万象更新。等到学生们度完寒假，重返文溪高小时，学堂已按照新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规定，改称为“学校”了，那个学监也有了新名，叫“校长”。然而，对学生们影响最大的，还是教育法令宣布对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的废止，初小、高小的学生再也不用读经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提倡“五育并举”，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这对靠着读经功夫授课的先生们来说，可是出了大难题。指望新教科书指点吧，有关部门一时半会儿编印不出来；靠着自己的理解以救燃眉吧，说透了，这不等于是巾生扮了小花脸，自己出丑吗？于是，开学几天大伙都不知所从，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三五天下来，学校里乱了套，闹哄哄的。

这么一来，戴春风可美了，他们早就对旧学堂的规矩厌烦透顶，只要是对着干的勾当，心里一百个愿意，更何况现在又有了政府的号令。大旗一挥，猎猎作响，一个个都成了冲击旧秩序的陷阵者，并且还追逐社会上正流行的结社风，发起成立了一个叫“青年会”的组织，以宣传讲卫生、禁止吸鸦片和反对女人缠足为宗旨，玩起了新潮。

作为“青年会”的发起人，戴春风自然不会将会长的位置让给别人。周念行笔头功夫不错，诸如“青年会”发起宣言、征集会友启事等舞文弄墨的事，都归他操持；毛善馥写得一手好字，戴春风选他当了书记员。大小角色安排停当，“青年会”的活动便风风火火地展开了，逗得那些平时也为旧规矩所累的学生们技痒，纷至沓来，一下子搞得阵容壮大，名头响亮，成为学校里最显眼的学生组织。

毛善馥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当家、一呼百应的场面，尤其是看到曾经仰为泰斗的校长先生在戴春风面前平和谦恭的姿态，陡然间觉得体魄撑大了，许多过去敢想不敢说，或是敢说不敢做的禁锢，一下子都解放了。然而，孩子的顽性，怎及得上革新家们的理念，“五育并举”到了“青年会”手里，便另有一番新内容：“军国民教育”成了每天早晨玩刀弄棒的习武活动，发展到后来寻

衅打群架成了家常便饭；“实利教育”开始还讲究名正言顺，搞个木工部，学点儿手艺，再往后渐渐地离谱，制成的小家具索性被拿到街上卖掉换酒喝；“公民道德教育”更不像话，只要到“青年会”里转一转，那种烟雾缭绕、酒气熏人、赌具满地的场面，谁都知道最需要接受道德教育的是谁；至于“美感教育”，几乎无从启口，除了议论女人的面孔和身段，就是唱唱黄色小调。

后来有人回忆这一时期毛善馥的表现，说他赌钱喝酒均有爱好，也喜欢谈论女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像戴春风那么粗放，那么直抒胸臆，而是跟在后面应合，不随意挑头发动话题，不大声作惊人之语，即便笑，也常常是有容少音。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民国临时政府的北迁和袁世凯的谋篡成功，“青年会”的黄金时代也告结束。不久，袁大总统在指使国会炮制的宪法草案里，写上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的内容。一经公布，旧俗张目，包括文溪高小的那些老夫子们，马上闻风而动，联络上江山县的遗老遗少们成立了“孔教会”，发宣言、上呈文，对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和思潮大加鞭挞。“青年会”本来就不伦不类，再加上种种越轨行为的外露，已为社会舆论所不容，到了这时便成了软柿子，被人捏得皮破汁流。紧接着，袁世凯又颁布了《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说是考察当今各学校实际情形，“其管理认真日有起色者实不多见，大多敷衍荒嬉，日趋放任，甚至托于自由平等之说，侮慢师长，蔑弃学规，准诸东西各国学校取服从主义，绝不相同。

这下子“青年会”可算是遇上灭顶之灾了。前一阵子受到压制的老学监立即抖擞起精神，东搜西罗，一下子列了“行为放任”、“言论悖逆”等七大罪名，勒令“青年会”解散，并且警告会中人，若不及时改过，即行斥退。毕竟是一帮少不更事的大孩子，忽见棍棒加顶，一个个都吓破了胆，乖乖地收敛起来。好在毛善馥的放浪形骸有影无形，稍纵即逝，惹人注目的只是戴春风之类，所以很容易就躲过了先生们的斥责。待一切恢复平静后，毛善馥想想那段放任的日子，心中还是挺留恋的，有时，在学堂外偶尔遇见比自己高一年级的戴春风，见他还是那副桀傲不驯的样子，心底里又像是充了电，亢奋得不行。



3. 与戴笠携手考入一中

过了一段日子，文溪高小来了一位新校长，他为了鼓舞大家好好读书，宣布成绩优异的可以通过考试跳级，提前毕业。毛善徐同学本来就把读书看得很重，忽然又有了新的刺激，就想好了一定要做头一批跳级生。

毛善徐本来就很刻苦，这下更是抓紧了每一分钟用来学习，一番用功下来，居然能提前与戴春风、周念行等同期毕业。当时，还有一位与毛善徐同时跳级的学生，叫姜绍谟，江山廿八部人，他不仅与毛善徐同年，而且还是毛未过门的妻子姜春梅的本家，这次获得跳级的美誉，比毛善徐来得更不容易，因为他是当年春天考进文溪高小的插班生，年底就毕了业。

有人觉得他们两个真是不简单，是文溪高小的骄傲，于是将他们誉为“一龙一凤”，毛善徐听了十分欢喜，借着这个东风，特在发榜前改了名字，叫做毛人凤。

高小生活结束后，按民国学制，再往上有中学校、甲种实业学校和师范学校。周念行、姜绍谟一鼓作气，考进了省立衢州第八中学。戴春风和毛人凤因婚约在身，准备先回老家结婚。匆匆忙忙地送走了两位同学后，他们一路欢欢喜喜结伴而行，戴春风先到吴村乡喝毛人凤与姜春梅的喜酒，然后，毛人凤再去仙霞乡喝戴春风的喜酒。

这一下，他们还攀上了亲戚。原来戴春风的妻子毛秀丛是本县凤林乡人，查查家谱，与毛人凤同族，论辈称呼，毛人凤叫她姐姐。这样一来，毛人凤与戴春风除了同庚、同乡、同学的关系外，又多了一层亲戚关系。这该怎么说呢？两个新郎官一边喝着酒，一边掐数着种种不解之缘，扳落一个指头，干一出，半个时辰下来，面红耳赤，肢软语塞，头抵着头站不起来，索性压着桌面睡着。第二天，阳光灿烂，戴春风送毛人凤返吴村乡，两人信步田野，一阵阵泥香随风飘来，拂得青春充溢的少年人心绪跌宕不平。戴春风问毛人凤，今后作何打算？毛人凤不假思索地说：“读书呀。”“那好”，戴春风稍稍紧了一下眉头，一拍巴掌，爽快地说，“我们就一块儿去。”戴笠虽然顽劣，却是极其聪明的孩子，来年，两人应期赴试，结果双双考入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改名复旦），继续做了同窗。

省立一中坐落在素有天堂之称的杭州城内，毛人凤、戴春风来到此地，就像是梦游仙境一般，马上被那西子风光迷住了。遗憾的是，一中校规太严，平

时外出不说，连星期天外出，也得校方准假，否则就要受到处分。为此，生性不羁、喜好玩乐的戴春风郁闷透了，外边的花花世界天天在挠他的心。毛人凤也有悔恼，一中被称为“贵族学校”，他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觉得不该冒冒失失地考这所名牌学校。单是一年的学杂费、膳宿费，就要卖掉毛、姜两家十几担积谷。此外，再算上路费与平时的生活费用，毛人凤的生活捉襟见肘，总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

一中的学生确实也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居多，讲讲时髦，摆摆阔气，都显着身份，所以，这种风气不可避免地强化了毛人凤的内心矛盾：一方面守着心志（他自诩人凤），不肯放下孤傲的性情；另一方面居势贫弱，蒙羞于同侪而无力振翼翻飞。于是在万般无奈之下，自抑的隐忍旧习日趋加重，心态常常处在严重的不平衡状况中。不知不觉戴春风就成了他唯一的、也是最好的依靠。因为戴家的经济条件比毛家要稍高一等，更重要的是戴天生有当头的魄力，一招一式震得住别人，敢想他人不敢想的事，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即便使坏，也毒得公子哥们又敬又怕。就比如说花钱，不在乎多少，喜欢兜底翻，讲究囊尽的痛快，花完了，就想法子去捞，不惜坑蒙拐骗，诸如玩些诱赌、帮嫖、吃白食的勾当，因此，戴春风在一中算得上是个人物。毛人凤凭着自己与戴春风的至交关系，出没于种种场合，关键时出个点子，弄得戴春风连连称是，毛人凤从中多少也挣回点面子：瞧！你们谁能跟戴兄亲近到这个份上！如此两年下来，毛人凤狐假虎威，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但好景不长，毛同学兼亲戚兼依靠的戴春风终因积怨太多，被人告发。校方为严肃校规，下了开除令。辞别当天，本来就无意于学业的戴春风摆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模样，大大咧咧地嚷着另奔前程的“豪言”，最后搂着毛人凤说：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先去了，要是混好了，一定来帮衬你。”一席话听得毛人凤鼻子发酸，半天无语。

其实，毛人凤想的要比说的多。戴春风一走，别人充其量少了个领头顶撞的；毛人凤却不同了，连带着自恃的支架和保持一点自信的依托都离散了。片刻间心里空空的、虚虚的，好像抽掉了一截脊梁骨一样。此后，人也变了样，沉寂得寡言少语，整天埋在课本作业里。

很多浙江省立一中的毛人凤的同学在多年后都记不起毛人凤在学校时的情形了。大家只是觉得那个时期的毛人凤是个温文尔雅、不苟言笑、行止谨慎、心事极重的人。但有时候，毛人凤也会表现出他的热血情怀来。在一次集体游



览岳王庙的时候，大家都在观赏风景，只有他默默地看着岳飞的铜像和秦桧与他老婆的铁像，突然就高声吟出了那句诗：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从中可以看出，毛人凤是那个时代最标准的青年，这些人因为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怀着一腔热血，希图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只是，他永远也想不到，自己这个热血青年会在不久的将来用别人的热血来为自己的前途铺路。

4. 五四浪潮中邂逅戴笠

时间愈久，毛人凤期待解脱的渴望也愈是强烈，这一天没有等得太久。1919年6月，“五四”浪潮冲到了浙江，在北京学生南下代表团的鼓动下，省会各学校的学生马上行动起来。毛人凤所在的省立一中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得进步风气之先，学生们纷纷扔下课本，跑出教室，呼口号、开大会、打电报、发宣言、口诛笔伐卖国贼，把爱国运动闹得如火如荼。当时，省立一中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在“自治”的名义下把校方架空，事实上是接管了权力。于是，学校很快变成了学生的天下。其间，毛人凤又因一手好字，又得到了学生会的重用，抄宣言通电，写布告标语，忙得不亦乐乎。革命时期，变是主题，原先奉为资本的旧底，诸如官宦出身，有钱有势啊，大多成了浪潮冲击的对象。相反，无根无基、受辱受压的平民子弟，只要敢于冲锋陷阵，有所表现，获得的荣耀并不比别人少。这一切都足以使毛人凤振奋，渐渐地忘却了先前的卑怯。

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开了，不久，学生们组织了一支支小队到商店里去查封日货。毛人凤自戴春风被开除以后，几乎没有出过校门。这一回却不同了，他臂上别着标志，手里举着小旗，往商肆大街边一站，市民们个个向他致敬，商家个个任他差遣，一旦搜出几箱日货，老板那副抖抖索索的模样，就像小鬼见了阎王一样。最最激动人心的，还是在西湖边上焚烧东洋货的场景，观者如潮，口号声此起彼伏，熊熊烈焰下，群情鼎沸，而主其沉浮者，竟是一中的学生，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毛人凤。

“原来竟能这样！”毛人凤觉得扬眉吐气。他从天下为己任中尝到了自己主天下的快感，先前缺乏的自信心一下子喷涌出来，那感觉就好像变成了大人



军统二世

毛人凤全传

